

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5075163

10位ISBN编号：7205075165

出版时间：2013-1

出版时间：方军 辽宁人民出版社 (2013-01出版)

作者：方军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最后的军统老兵&gt;&gt;

## 前言

“军统局”是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的简称，成立于1938年，早期的领导人为戴笠，1946年，戴笠因飞机失事坠亡，由毛人凤继任。

1950年。

军统局解散。

军统局是民国时期的情报机关之一。

后来，我们常常将服务于“军统局”的情报人员叫做“军统”或“军统特务”，言语间就带有贬义，甚至令人感到阴森森，不寒而栗。

实际上，军统局是国军军队的一个分支，有军官、有士兵，他们有军衔、有武器。

在抗日战争中，军统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同侵华日军血战过，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。

侵华日军把国军中的军统组织、中统组织，都视为仇敌。

2012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7年，《最后的军统老兵》在2012年初，就已经在采访、写作中了。

您看，我用《最后的军统老兵》这个书名，在不经意间，似乎对“军统”也有了些许的认同感。

尽管这与我们通常的“军统特务”印象相悖。

但我还是坚持用了这样一个听起来更为亲切，也更让我们有认同感的词，因为他们曾经在各个岗位、通过各种手段杀过日本鬼子和汉奸！

他们暗杀张啸林、唐绍仪、殷汝耕、季云卿、汪精卫、周佛海等，尽管有的并未成功，但对打击日寇和震慑汉奸都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我1991年到199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，采访了22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。

1998年至今，有12名侵华日军老鬼子到北京找我联系谢罪事宜。

从1991年至今，已经过去了21年了，但是，侵华日军老兵给我写来的信件还有一百多封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里。

在21年的漫长时间里，我和侵华日军老兵进行过广泛的交谈。

其中就有这样的问题：“你怎么看抗日战争中的中统、军统系统？”

”有多位侵华日军老鬼子知道中国政府军的特务组织是军统，他们说：“中国政府军中的军统局也好，中统局也好，都曾经是我们日本军队的死敌！”

”抗战期间，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中牺牲者达1.8万人以上，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。

新中国成立63年来，写“军统”的书已经出版百余种，但是，具体到“兵”的，则一部也没有。

我的原意，是把“在抗日战争中，参加军统组织、同侵华日军血肉相拼”过的人，统称为“军统老兵”。

那些从血雨腥风的战斗中活着走出来的老兵，我想记录下他们的人生经历，不仅仅是他们所经历的战争，还有他们的生活经历。

实际上，这本书里所采访到的老兵并不全是军统老兵，但他们都来自浙江江山，几乎都是黄埔毕业生，都参加了抗日战争，只是服务的部队不同而已。

浙江是抗战大省，现在却呈现“三多一少一无”的现象。

三多是指淞沪抗战后，参加抗战的人多、中央军的多、上黄埔军校的多。

一少是说宣传得太少。

一无，就是浙江全省无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。

承蒙浙江江山的王俊先生多次邀请和帮助，我得以到浙江采访，并顺利与这些将近百岁的老兵交流。

经过一年的时间，这些耄耋老人，已经有人相继离世。

而且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。

他们终将会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。

令我感到欣慰的是，在这一年中，我和浙江省“关爱抗战老兵”组织的志愿者们一起，为这些老兵留下了口述实录，也为浙江省的抗战历史增添了一些资料。

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是为序。

方军 2012.11.6

## 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最后的军统老兵》为作者方军在浙江江山采访到的17位幸存抗战老兵，他们中有戴笠的机要参谋，有毛人凤的随身卫兵。

所有17位老兵均是黄埔军校毕业生，全程参与抗日战争，而战后的人生经历，却各自不同，有的在抗战胜利后即脱离部队，有的在抗战中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。

《最后的军统老兵》中有老兵们的口述实录，也有作者以报告文学形式对抗战及老兵们身份背景的陈述。

这批老兵因为与军统局有关系，所以多少带上了些神秘色彩。

比如军统译电员王庆莲，她是破译了“珍珠港事件”密电的姜毅英少将的直接下属；郑培雄，枪毙韩复榘的时候，他就在现场，亲历整个过程。

作者方军在整理老兵们的口述文件时，将一些历史背景穿插其中，让读者阅读起来更容易理解。

## 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### 作者简介

方军，1954年生于北京，16岁进首钢当铆工，18岁参军，参加建设湖北襄樊到重庆的襄渝铁路和新疆的南疆铁路，受到过6次嘉奖。

在军队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80年开始，在北京朝阳职工大学日语系学习。

1984年，在日本《读卖新闻》北京分社工作。

之后，在日本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工作。

后来，到日本留学。

1997年回国，出版《我认识的鬼子兵》一书，获得由中国政府相关文化机构颁发的中国图书奖，优秀图书奖。

2005年，出版图书《最后一批人》。

多年来，方军致力于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“最后一批人”：老八路，老新四军、国民党抗战将士、侵华日军老兵、被日军强掳的劳工，强掳为性奴隶的老妇，当年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、东北抗联战士、美国援华飞行员等老人。

方军认为，亲历中日15年战争的最后一批人，就是战争巨著的最后一页，亲历者自然消亡了，这本巨著就放回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文库之中了。

## &lt;&lt;最后的军统老兵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序 戴以谦 抗战时期戴笠的机要参谋 / 001 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 军统岁月 起义回乡 王庆莲 最后一位抗战时期的军统女译电员 / 012 戴笠其人 王庆莲自传 是老革命还是反革命 戴笠功过 姜毅英，军统局唯一一位女将军 抗战老兵王庆莲对我的采访 给他们一个交代 周文生 军统少将毛森的88封来信 / 040 伟大的抗日战争 周文生口述实录 毛森的抗战 我的战争观 郑培雄 亲历枪决韩复榘 / 050 老兵郑培雄的人生 关于战争的回忆 一天一瓶酒，活到九十九 郑绍禧 郑绍禧前中尉的最后一个军礼 / 061 “没什么贡献，不要写” “我参加抗日战争是对的” “我给全国人民敬个礼吧！”

”周行才 我只参加了抗日战争 / 070 老兵周行才印象 “我只参加了抗日战争” 无奈的告别 李钧才 至今认为自己历史不光彩的抗战老兵 / 074 老兵的顾虑 “军统的人，抗战也不光彩” 江日旺 那个“军统特务”是我的外公 / 078 余性睿 百岁老兵的坎坷一生 / 087 姜开国 在光荣和耻辱之间徘徊了70年 / 098 埋了35年，只剩下一把中正剑 抗日的心情是一样的 在“光荣”和“耻辱”之间徘徊了70年的一代人 周焕福 一柄中正剑，沾满辛酸泪 / 107 我为什么又去浙江采访 两代军人，两位少校 周新宇 南京保卫战击落日寇飞机的老兵 / 113 老兵周新宇自述 民间授勋 一生坎坷 徐元禄 浑身的枪伤见证了无数次的殊死较量 / / 121 那些枪伤，是战祸的记忆 “没有国，哪有家？”

日本鬼子来了，必须参军抗日” 在恬淡的田园生活中，战争的痕迹越来越淡 我的感慨 王笏亮 浙江江山最“年轻”的抗战老兵 / 128 我为什么要采访他 “抗战八年，我只见过一次日本鬼子” “我不想打中国人” 刘仁宜 95岁老兵夫妇的悲欢人生 / 136 国军下级军官：他们曾为国家而战 法国记者也关心中国的抗战老兵 “快跑！”

日本鬼子来了！

”遥远的战争，永远的怀念 何恒性 最后的目光是如炬的考量 / 145 “我这一辈子” 何恒性的抗战 “我觉得自己没有罪啊” 姜凤祥 参军因为祠堂，守候亦为祠堂 / 150 国难当头，军校招生，姜家子孙义不容辞 军饷可以不要，故土却不能远离 附录 后记

## 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#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起义回乡（以下文字为方军采访资料整理）我16岁参加抗日战争。开始还是害怕，后来，就不怕了。

因为我明白一件事：我不要日本鬼子的命，日本鬼子就要我们的命。

我参加过很多次战斗，枪林弹雨的，害怕，根本没有用。

1941年的一次战斗，我身边的战友多数都牺牲了。

我管戴笠叫“十公爷”。

我在他身边主要是处理每日的来往信件、公函。

戴笠不吸烟，酒量很好。

有一次，戴笠走上二楼，看见我们在吸烟，就说：“你们有钱可以寄回家去，可以买衣服穿。不要吸烟浪费。”

1946年以后，我被派到“剿匪”华北总司令部技术总队大同大队，后任军北站站长，归傅作义指挥。

北平起义后，没人管我们，在张家口公安处开证明，返回老家江山。

随着解放，我感到曾经是国民党军人的历史不光彩，就远离家乡，到福建去打工。

想的是：时间一长，就不了了之了。

但是，在那里还要登记。

有个浙江江山的同胞把我揭发了，说我在军统干过。

工程处保卫科的干部说：“你好好交代，我们绝对不秋后算账。”

后来，他还在大会上表彰：“戴以谦交代清楚，不作追究。”

你们要向他学习，不要隐瞒。

1958年，工程处的干部和公安局警察一起来了，给我戴上手铐。

他们押送我到杭州市公安局，经过金华公安局管理所的审问，再押送至江山公安局看守所。

我的罪行，是“伪军官、现行反革命”，判了五年徒刑。

宣判时，红旗猎猎，吼声震天，步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。

法官一拍桌子，大声问：“你上不上诉？”

我说：“不上诉。”

我有罪，应该判五年。

谢谢政府判决。

事后，法官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的态度是对的。”

你如果说：‘我不服！’

我要上诉！

’的话，当时，那就改判12年徒刑。

原因很简单：你是国民党军统局的，还是上尉军官。

而且，还是戴笠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机要参谋！

那还了得！

你说对不对？

我听了，吓出一身冷汗来。

幸亏当时认罪态度好！

唉，人生就是这样难以捉摸。

后来，在江山采石场开采石头。

因为我在军统局时学习过爆破，就是用炸药破坏侵华日军的铁路、公路、桥梁、仓库、机场。

在采石场，这些技术都使用上了。

说是“判处伪军官、现行反革命徒刑五年”，其实，一进去，就没有日子了。

我进去以后，就有人找我老婆谈话：“要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。”

我老婆无奈，就和我离婚了。

## 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从1958年到1963年，我老婆非常困难。

她常常领着我的孩子沿街乞讨。

1966年，我在金华监狱服刑。

当时，老婆已经改嫁了，她还带着孩子到监狱来看我。

主要是问我：“看这孩子该怎么办？”

没有的吃，看瘦的……”1970年，我从监狱回家了。

还是“戴帽管制”的“地富反坏右”坏分子。

我16岁就参加抗日战争了。

可是解放后，房子被土改了，我没有房子住，只能租房子住。

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。

我天天扫大街，见人就弯腰，大气不敢出，也不敢对人笑。

有一次，几个学生过来就踹我屁股一脚，说：“笑什么！”

你！

反革命！

呸！

”老婆改嫁后，我一直怕连累别人，所以一直单身。

我大哥在抗日战争中是国军上校，坐牢。

二哥是国军少校，坐牢，1962年死于狱中。

我四哥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了，那时叫“光荣”了。

现在，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形容。

我在监狱服刑期间，我的父亲在1962年病死了。

乡亲们都说我是饿的。

现在的生活好多了。

我现在每个月有130元零用钱，浙江全省的孤寡老人都有。

我看病的话，可以报销80%的费用。

现在的生活，已经比抗日战争时期好多了。

我很满足。

采访快结束了，我问戴老：我写您，用《戴以谦：抗战时期戴笠的机要参谋》这样的题目是否可以？

戴老说：“恰如其分。

我同意。

有人用‘秘书’这个词，娘们儿兮兮的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是国军的上尉军官，我是戴笠的‘机要参谋’。

”

## 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### 后记

据统计，在抗日战争中，中国的抗战将士有380万人牺牲。

其中，国军牺牲人数有321万人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抗战中牺牲、负伤人数有50多万人。

国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，有22次大战役，每一次消灭日寇都在1万人以上，而国军牺牲、负伤的人数则远远超过毙敌人数。

另外，国军抗战将士的直系亲属、旁系亲属。

牵扯到3000万人。

所以，善待国军抗战将士及其亲属，就是善待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所有成员。

这一点不容忽视。

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的时候，我曾经在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上发表文章，呼吁尽快实现“国家荣誉统一化”，应该给国军抗战将士补发抗战胜利纪念章，意思就是让那些曾经为国家而战的老兵们感受到来自国家的褒奖。

这是给一批人的荣誉，也是给一代人的荣誉，是国家荣誉。

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在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。

他们包括：八路军、新四军、国军抗战将士，来华谢罪的侵华日军老鬼子、东北抗联、劳工、慰安妇、飞虎队、远征军等。

今年，是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。

每一天，都有抗战老兵离开这个世界。

有的老兵，甚至是你前一天刚刚采访他，后一天，他就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根据我的统计，现在，国军抗战将士仍健在的，全国已经不足2000人了。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，再过3年，就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

那时，国军抗战将士将随着自然的规律消失殆尽。

我们不该让他们带着遗憾离开。

我的父亲是八路军，他上过抗日军政大学。

解放后，他参与出版红色系列丛书《红旗飘飘》。

解放军出版社曾经出版红色系列丛书《星火燎原》。

到现在为止，我采访了很多国军抗战将士，我认为，我是在填补历史的空白，完成我的父辈没有完成的工作。

本书的名字叫《最后的军统老兵》，说的是浙江江山幸存的国军抗战将士。

而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，已经有几位老兵悄然谢世。

这是他们留下的最后的故事。

2012.11

## 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最后的军统老兵》记录了那些国民党老兵，军统局工作人员。他们的身份曾经让身边的人感到不安，却鲜有人知他们的抗日经历。他们与这个世界渐行渐远，在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刻，有人记录下他们最后的声音。

<<最后的军统老兵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